



KISMET® *Romances*

夜半日出

Midnight Sun



[美] 维拉·芒恩/著 刘新民/译

VELLA MUNN

情空浪漫小说

I 712.4

328-c₁

夜半日出

[美]维拉·芒恩/著 刘新民/译

漓江出版社 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桂)新登字03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3年版译出

夜 半 日 出

[美] 维拉·芒恩 著
刘新民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2,000

1995年5月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册

ISBN 7—5407—1690—8/I·1087

定价: 7.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封面设计	审读编辑	组稿编辑	责任编辑
林晓鸿	朱寿兴	莫雅平	吴裕康

- KLSMET™系美国迈托出版公司的商标之一,现已在中国注册。
- 本书版权所有,书的每一部分未经出版者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进行复制、改编或摘录,侵权必究。
- 书中人物纯属虚构,如有相似,实属偶然。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9)
第 二 章	(32)
第 三 章	(52)
第 四 章	(74)
第 五 章	(97)
第 六 章	(113)
第 七 章	(131)
第 八 章	(156)
第 九 章	(175)
第 十 章	(197)
第 十 一 章	(217)
第 十 二 章	(234)

楔 子

首先传来了低沉的隆隆声。大约两秒钟光景，布兰德·洛克伍德没有听出那是什么。随即，那声音爆发了，震撼着阿拉斯安克雷奇的这个春天的下午。

“倒塌啦！快跑！”他大叫一声，竭力想让人听见。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从骑跨着的钢梁上一跃而下，结实的身體跌落在泥堆中，肩一着地，便拼命往前滚爬。在他的上方，成吨的钢架和混凝土慢慢地、几乎是优雅地倾塌下来。布兰德不停地滚爬着。这时，不知什么又冷又重的东西击中了他，把他压翻在地。顾不上口鼻吸入的滚滚尘土，顾不上耳畔雷鸣般的崩塌声，他紧扒着地面，拼命地挣扎着，从把他击倒的东西下面爬出去。

自由！除此之外什么也顾不上了。

尽管指甲裂开了，布兰德仍奋力爬着。他呼

吸急促，竭力克制着恐慌。不能再发生了！这样的事不能再重演！轰鸣声沉寂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尘土。他顾不上右腿的剧烈疼痛，颤巍巍地站起来，转过身子。刚才还是好端端地耸立着的停车场的屋架，转眼间只剩下一堆废墟了。

四周一片寂静。仿佛寂静也具有了生命。他看见人们在奔走，感受到他们的急迫，但一切声响都静止了。呼吸着充满尘土的空气，除了阿拉斯加灰蒙蒙的天和这场毁灭，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他几乎要笑出来。刚才还高耸在安克雷奇的这幢建筑，不是他承包的工程。但是，他过去有过教训——那真是一场噩梦，他觉得有必要提醒和告诫自己。他曾试图说服承包人，用最新式的钢筋聚合物来加固混凝土，决不是奢侈浪费，而是工程所必需的。他的建议被置之不理。结果现在——

现在。

有人在尖叫。叫声激起的回音此起彼落。

他不能光站在这儿，眼看着工人们被压在废墟下。他跨出一步，右腿几乎支撑不住。他伸手抓住右腿，只觉得肌肉像撕裂了一般。不管毁损如何严重，总可以等待。而现在，除了几分钟前他还在攀援的巨大的装配结构有所毁损外，什么也没有剩下。但他不会再像多年前那场事故发生时那样吓得呆若木鸡，动弹不得了。

“快叫救护车！”有人在喊叫，“设备！我

们需要设备！”

设备？布兰德感到一阵晕眩。要消除大量破碎水泥板和弯钢筋需要吊车和推土机，但是将设备运来，决定在哪儿挖，怎样挖，就很费时间。被压在废墟下的人可等不及。

仔细想想！但他怎么也想不起刚才和他一起在屋架上究竟有几个人。他们人呢——

“你没事吧？”

布兰德转过身，看见一位穿工作服的年轻人从废墟上爬过来。他刚想张口回答，猛听得一声尖利的喊叫。布兰德和那年轻人并排飞跑过去，在一个留着脏兮兮红胡子的工人面前跪下来。布兰德的右腿火辣辣地疼，他竭力忍着。

“我的腿！”那工人叫着，“快帮我松开！”

年轻人焦急地望着布兰德。“我看不见他的腿。”他急切地说，“它们压在——”

布兰德四下一望，脑子飞快转动。多年前那次噩梦般的事故发生时，他只是个吓得不知所措的青年，如今他知道该干什么。这位工人的下半身被一块厚厚的水泥板压着。要是有东西撬起水泥板，就可以救出他来。布兰德手按着伤腿，很快站起来，匆匆地找来一根长钢钎，并用力把它插进水泥板底下。年轻人和两位刚赶到的工人一齐发力，水泥板掀起来了。一位穿着慢跑衫的妇女帮着把工人拖出来。一会儿，两位不当班的消防队员接替了他们的救护工作。其中

一个指了指布兰德的腿。

“你在流血。挺住。救护车过几分钟就来。”

布兰德不想和救护车或医院打交道——永远不。他咕哝着走开，一边用力睁大飞进了沙粒的眼睛，定神细看着。倒塌的屋架像座蚁丘，救援人员在上面爬来爬去。这时候他本可以离去，可以下班，去细细回顾这场惊心动魄的事故。

“我听见有人叫唤。”

布兰德看着穿慢跑衫的妇女：“什么？”

“听，我听见——”她指着一堆疏松的水泥，“那儿有人。”

布兰德摇摇头，以便清醒一下，不受心跳声的干扰。他朝着妇女指的方向走去。右腿钻心地疼。

“救。救。”

自他从几乎让他丧命的东西下拼命爬出，右腿重伤以来，布兰德已是第二次跪在地上了。他只看见一只手。那位妇女走近来。她轻轻说道：“啊，不，他已经死了。”

又一声极微弱的叫唤从水泥堆下传出，使布兰德确信这人还活着。他只有一个念头。他很容易想象这只手的主人此刻的处境——惊恐万状，濒临绝境，被阴森森的似乎无边无际的黑暗包围着。“快去叫几个人来，马上！”他命令着，“铲子。我们需要铲子。”右腿再也不能支撑他了，因此他把重心移到左臀上，伸出手去握住

那只手。被埋者的手攥紧了。

“我在这儿。”他说。那妇女赶紧转身去了。“我不离开你。你听见吗？我们正在求救。”

“救救我。”

“对我说，”他的手握紧了些，心跳也加剧了。“你能呼吸吗？感觉怎么样？”

“我的胸口。什么东西断了。”

布兰德继续紧握着那人的手。时间分分秒秒就像未上发条的钟，走得艰难缓慢。他不想空耗那人的气力，因而停止了提问。但他继续向那人报告周围援救工作进展的情况，告诉他救护车不久就会赶到。话语并不重要。也许，只要他握着那人的手，就能使他不致陷入绝望。当那妇女带着六个人赶来时，他立即报告了那人。铁铲的声音响起来了，那人坚持着。

十分钟、十五分钟过去了——他无法估算时间——随着救援人员挖掘深入，他看到了一顶旧安全帽、灌满泥尘的靴子、污秽的工装裤。因为救援人员怕使用工具造成伤害，因此那人的躯干部分仍被埋着。布兰德身子前倾着，伸手清理了那人的脸。他看来不过二十岁，棕色眼睛，有胡子。他张着嘴。布兰德听见他的呼吸。如此年轻，正像自己当年一样。

“再坚持一会儿。”布兰德宽慰着他，心中不禁升腾起怒火。这场事故完全可以避免。真是该死！“他们挖得慢了，以免伤着你。这一天真

糟透了，是不是？”

“是的。”年轻人咳嗽着；他的脸疼得扭曲了。“我真吓坏了。”

“你想知道什么吗？我还没有你这么坚强呢。”

“真的？”年轻人眨眨眼，“你不哄我？”

“要想不怕，除非是愚蠢透顶。瞧，他们现在正在用手挖。速度放慢，因为挖到你胸口了。你仍感觉胸部断了什么东西吗？”

“我不知道，请别离开我。”

虽然他一再告诫自己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在这孩子面前应表现得坚强，他的神经系统却未接收到这个信号。自从他们握起手——他想以此给予被埋压的年轻人他所需要的力量——已过去多久了？这段时间长得足以回忆起多年前那可怕的一天，他自己被埋压的情景。“我不离开。”他许诺着，同时感到愤怒和挫折在环绕他飞旋。“只要你需要，我就呆在这儿。你能说话吗？说话不疼吗？”年轻人摇摇头。他微笑着：“你叫什么名字？”

“汉克，汉克·克雷顿。”

一阵寒意掠过全身，和他的愤怒撞击着。“克雷顿？你父亲是——”

“阿特。他是——这项工程他负责——他是工程承包人。”

“我知道。”他用力吐出这几个字。该死！

真是该死。但愿阿特·克雷顿能听到！

“他在哪儿——”汉克忍着疼，脸都扭曲了。“我爸爸今天也在这儿。他——他没事吧？”

此时此刻，布兰德根本不在乎阿特·克雷顿是否活着。“你先顾自己吧。”他说，“几分钟后会用救护车送你去医院。你得让护士们好好洗洗。”他将汉克的脸再擦一遍，一边想着，克雷顿的无能和精明，或是别的什么，几乎断送了他的儿子。

就在那时，他暗暗发誓，再不能让克雷顿危害谁的生命。他努力微笑着说：“瞧你这样子，你会将女朋友吓个半死的。有女朋友吗？说给我听听。”

“没有女朋友。只有——她将要——”

“谁？将要干什么？”他追问，生怕汉克的沉默意味着昏死过去。

“我的姐姐，”汉克用力说道，“请告诉她我没事。爸爸需要她。”

让阿特·克雷顿的需要见鬼去吧。至于汉克的姐姐——他倒真希望她能使她父亲正视他所做的事。“差不多了。是的，最后一点儿了。好了，现在你可以去医院了。”布兰德再次和他紧紧握手，眨了眨眼，他感到眼中尽是沙子。“汉克？你喜欢什么花？”

“花？”汉克的声音渐渐微弱了。“你会送我鲜花？”

“为什么不？也许送糖果。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

“不用了——谢谢。”

布兰德摇晃着站起来。疼痛从右腿直射头顶。谢谢。这声道谢在他心里回响。他将永远不会再从克雷顿家的人那儿听到感谢声了。

他也不想听到。不管阿特·克雷顿想说什么，都已经太晚了。一声“我很抱歉”是不够的，远远不够。

第一章

那些山让卡拉·理查森感到恐惧。她一生中还很少有过恐惧，但这些深深峡谷中塞满了冰的高耸的巨兽是不容忽视的。斯卡格威，国内航程的最后一站，相比之下显得那么平那么小，那么脆弱。尽管有刚刚粉刷过的楼房，小小商业中心两侧种着长青树，早起的游客正在商店橱窗外观望，她仍不由得感到：这个克朗代克淘金时代的小镇，不免和外部世界太隔绝了。

卡拉竭力不去想这种隔绝。这是五月中旬。如果父亲和弟弟需要，她可以通过几种途径离开这儿。载她来的飞行员推荐了在林恩运河上来回开航的一种游船——要是船上有座位而她也有时间的话。要是她有车，也可以走通往怀特豪斯的公路。或者，包一架飞机，虽然昂贵，却不失为最后的选择。

选择。这个字闪过她的脑中，像是个恶意的

玩笑。她别无选择。她必须挣钱养活全家。她必须弄清三星期前那个可怕的日子背后的事实真相。

她沿着斑驳的木板路往前走，一路想着心事。路边是淘金时代的老房子，有礼品店、饭店等等。也许她是美国最大的州里最大的傻瓜，居然赶到小镇最北端那幢活动小屋去。据她所知，只要布兰德·洛克伍德一知道她是谁，就绝不会雇用她。那么她就挣不到钱，也无从知道在那场给她全家带来厄运的事故中洛克伍德扮演了什么角色。

但她将迎接这一切挑战。不付诸行动才是不可理解的。

而且，不管洛克伍德怎样数说她父亲，她都要耐心听。

向右一拐弯，她离开商业区，朝市郊走去。因为不得不步行，所以她提前大半个小时离开住所。步行也给了她时间来使自己镇定下来。在快接近目的地——某个仓库旁一片乱糟糟的开阔地时，她深深吸了口气。要让她的生活恢复正常，仅仅靠早上多走这么几步路是远远不够的。她还得付出巨大的努力。

她去报到的那幢活动小屋投入使用才不过五六年，却已显得陈旧不堪。风雨的侵蚀已使原来的颜色斑驳褪尽。小屋略显倾斜，也无人加以整修。何必为此操心呢？她，其他工人，以及雇

主，将不在这儿而是上山去干活。通往边门的木阶梯踏上去有点不稳。写有“建筑”字样的小牌钉在墙上，有一只螺钉松了，使金属小牌倾斜了。她不知道屋内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命运，但不管面试进展得如何，她肯定会成功的。

她举手正待敲门，却稍停了一下，注意起小指头上的银戒指来了。这是八岁时母亲送给她的礼物。就像她佩带的浮雕宝石项链一样。这银戒指常带给她关于母亲霍利·克雷顿的珍贵回忆。母亲此刻是否在注视和保护自己呢？卡拉又敲了敲门。

“进来。”

卡拉吸了一口气，空气凉爽而带点咸味。她旋转门上的把手。一时间门似乎不动，她用力一推，门开了。屋里亮着灯，到处堆放着建筑行业的用具：工具箱，安全帽，手推车，两波段收音机，蓝图，产品样品。电灯底下一张木桌，上面堆满了各种图纸。桌后站着一个魁梧、沉静、黑头发的男人，正以深沉、坚定的目光看着她。

转瞬之间她便断定，他属于这儿。就像雄鹰翱翔于雪山顶上，他属于这个需要力量和坚韧的世界。他或许不善于在大城市里谋生，但看他的体魄显然久经磨练，能够胜任任何艰苦的工作。

“布兰德·洛克伍德？”她问道。她的双手垂着，手指放松，尽量表现出自信。这就是那个

救了她弟弟而又转身毁了她父亲的男人。她应该怀有怎样的感情？

无法平衡。

极其敏感。

“正是我。你是……”他上下打量着她。目光也许穿透了外表。“卡拉·理查森？”

“是的。”

“我猜想是你。今天另有两名女工要来，但她们要下午才到。这就使我很容易猜出来了。”

她点点头，走近一些，站在一台发电机旁。理查森。这个名字便是她一年多的婚姻、美好期望和清醒的现实所留下的唯一东西吗？她努力不去想这些，集中精神看眼前这个男人。她希望他能录用她——给她更多。

布兰德·洛克伍德穿一件法兰绒衬衣，袖口卷起，粗壮的手臂上汗毛浓密。衬衣下摆塞进洗得泛白而紧身的工装裤。他肩膀比大多数男人宽，腰围小，两腿强壮有力，看来有六英尺高。汉克曾告诉她洛克伍德大约三十四五岁。否则她会猜想他的年纪在二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看他的体格似乎二十五岁，而那双深沉锐利的眼睛则显示出更多的阅历。

不，她不能告诉他她是谁。还不到时候。

洛克伍德的大手划过这狭窄的小屋，他的目光却没有离开过她。她明白他已对她作出评估。不知他是如何看待她的蓝色高领衫和旧工